

阅汉堂陶俑



陶的声音

张健莹

陶器是有声音的？可以听陶？当然了，极端的例子可以说到汉代的埙，已经是一种乐器了。埙的历史可追溯到六七千年之前，原来有陶土制的，有石制的，也有骨制的，原来埙是用来模仿动物的声音诱捕猎物的，像以后用的哨。后来古人们“击瓮叩缶”时，击打的都是陶的瓦器，埙参与其中从此有了乐器的功能。图上是一只汉代的埙，形象由原来的平底鸡蛋型变成平底上尖的鸡蛋型，从最早的单孔、三孔、五孔变成七孔，能吹出一个八度的各个半音，比诱捕猎物用的埙表现力丰富多了。埙的声音是低沉的、婉转的，如泣如诉的。古人说它是立秋之音，听到它会感到秋风萧瑟，万物凋零。埙的声音又是绵长的、哀婉的、缠绵悱恻的，《苏武牧羊》就是一支埙曲，听起来有几分孤寂几分哀伤几分去国离乡思念、荡气回肠。很久以来，埙为皇家专用独用，更多的出现在宫廷音乐中，像今日的室内乐。埙有独特的音质，也有很大的局限，譬如它的声音小，音域窄，不能变调，埙在很长一段时间几乎绝迹。对埙新的研发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九孔的埙应运而生，在大型的民族器乐演奏中普遍使用，重新有了不可取代的地位。新的埙曲也不断创作出来。陶，确实可以听。

随笔

人在路上

柴清玉

人生是什么？这是一个很大的命题，也是我经常扪心自问的一个问题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岁月的推移，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各异。遥想当年，年轻气盛，豪情满怀，谈到人生，总是前途啊，理想啊，奋斗啊！精心在为自己设计一个辉煌、完美的未来。有时候尽管有点好高骛远，不着边际，但时常会陶醉其中。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雨坎坷、挫折磨难之后，我对人生的感受就深刻的多，也实在的多了。现在，如果再有人问我什么是人生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：“人生就是一场经历，人生就是一次旅行。”这样来回答，并不是因为年近花甲，有了大彻大悟。我从没有想过自己已达到什么境界，但我也决不消极处世，游戏人生。我认为，人生还是有点经历，有点曲折的好，可以留下故事，留下回想。我每天不停地行走，没有什么大的成绩，但我觉得问心无愧！因为只要有目标，只要努力了，只要在路上会欣赏，总能领略到最美的风景；只要用心留意，用心学习，用心思考，总会有一簇簇新的画面成为自己人生之旅的背景……人，既然是在路上，那么每一个人所能看到的风景总是不断变化的，不可选择的。所以，人，要懂得一切随缘，我十分看重“缘”。缘，奥妙无穷，“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识”，刻意的回避和挑剔都是毫无意义的。我的态度是，遇到喜欢的，令我着迷倾心的景致，我就放慢脚步，甚至停下来细细欣赏、细细品味；如果没有这样幸运，那也没有关系，我也决不会抱怨，昂首前行就是了。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人，既然是在路上，那么你就是能动的，可以选择自己走什么路。不喜欢平坦，可以选崎岖。但如果发现了这条路不适合自己，险象环生，或者无法走下去，那么也不能撞南墙心不死的一根筋，而要停下来思考、回顾、总结，是不是还要继续走下去？如果继续走，该怎么走？如果换路该怎么换？也可以问问路，听听师长、朋友的意见。即便面对崇山峻岭，名川大河，它不属于你，该放弃的要果断彻底地放弃，不要留恋，盲目地“望山兴叹”，捶胸顿足，没有意义，也没有任何价值。所应该做的，是平静心情，换一种心态，或者换一个角度，把目光放到山外或河岸那边，看得更远一点，说不定就有一条新路，一种独特的意境。一位中学的学生的理想是成为一位知名作家。为实现理想，对自己的要求近乎苛刻，拼命地阅读，不停地练笔，多少年如一日，却连连受挫，投出的稿子都如石沉大海，甚至豆腐块大的文字都没有见诸报刊。于是烦躁、痛苦，烟越抽越厉害。但在同学、朋友的劝说引导下，这位老同学终于觉醒了，似乎突然明白自己这样折腾自己是多么愚蠢、多么不值得，他发现自己仍在“路”上，这条路还很长很长。于是，他烧掉了所有的文稿，放弃了写作，和几个朋友一起开起了一家小饭馆，由于饭馆装饰有点文化特色，经营的也是朴素实惠的农家饭，生意格外的兴隆……如今已办起了三家分店。不是吗！条条道路通罗马，地上本无路，更没有绝路，关键在我们的态度和眼光，怎么选准路？怎么走好路？在路上的感觉真的很好，我喜欢这样的感觉，一路走来，不断有新收获。我是自由的，我就是我，我和我的同学们、战友们、同事们、朋友们在路上走着，长也罢、短也好；繁华也罢，落泊也好，都要走下去——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路，当然要我们自己走啊！

大家小品

戏说欲望

周国平

是，我发现，这五位角色其实都是一位真正的主角的面具，是这位真正的主角在借壳表演，它的名字就叫——“欲望”。什么是爱情？爱情就是欲望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。什么是婚姻？婚姻就是欲望戴上了一副名叫忠诚的镣铐，立起了一座名叫贞洁的牌坊。什么是幸福？幸福是欲望在变魔术，给你变出海市蜃楼，让你无比向往，走到跟前一看，什么也没有。所谓浪漫，不过是欲望在玩情调罢了。玩情调玩腻了，欲望说：让我们好好过日子吧。这就叫“生活”。欲望在人生起这么重大的作用，它是好还是坏呢？许多哲学家认为欲望是一个坏东西，理由有二。一是说它虚幻。比如，叔本华说：欲望不满足就痛苦，满足就无聊，人生

今天的晚宴设计了六个话题，分别请六个人讲，刚才五位朋友讲了前五个话题，按照主办方的安排，现在我来讲最后一个。据我所知，原先拟定的话题里有“婚姻”，可是，婚姻好像是一个尴尬的话题，没人肯认领。这也难怪，因为，如果你赞美婚姻，等于是你在证明自己的平庸，如果你抨击婚姻，又等于是你在控诉自己的配偶，反正怎么说都不对。结果，“婚姻”被“回忆”取代。

这颇具讽刺意味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回忆正是婚姻的避难所；当我们对婚姻发生动摇时，我们就回忆曾有过的爱情，来坚定自己的信心；当我们对婚姻感到绝望时，我们就回忆从前的情人，来安慰——确切地说是加深——自己的痛苦。但是，这恰恰证明，在人生舞台上，婚姻是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，给了我们多么复杂的感受，不该缺席。所以，在向大家介绍一个新角色之前，我首先要恢复它的位置，而让“回忆”靠边站。

那么，人生舞台上的角色有这么五位：爱情，婚姻，幸福，浪漫，生活。现在我想告诉大家的

新书架

《战斗在美利坚》

王小龙

一个留学美国5年的美眉将自己从申请出国到研究生毕业找工作的亲身经历，大大小小、形形色色，通过风趣幽默的叙述向读者一一道来。不仅给即将出国的人们以借鉴和启迪，也给希望了解海外生活的人们以阅读的乐趣。君君，80后，女，穷二代。自小自由散漫，不喜用功，但考试运一直不错，高考因为选择失误跌至二本。大学四年时间，发奋图强，获小奖无数，大奖若干。20岁，成为当年学校唯一拿到包括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等几个金奖offer的学生。现已在美研究生毕业并供职于一家世界500强企业。大学好友对她的评价是：“估计现在把你丢进太平洋，你也能活着回来。”看作者“异彩纷呈”的留学经历：撞过车，也被车撞过；收过传票，打过官司；药品中毒，找商家索赔；试图转学未果，失去奖学金；研究生读到第三年，却在毕业前三个月转换专业方向重读！毕业前一个月才开始写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，却顺利地通过答辩！金融危机，经历公司大裁员，却有惊无险地留了下来！究竟是怎样一个强悍的女孩子，才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？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信了！

孤独的火光

张一弓 著

我们刚刚选定了一个适合筑巢安家的地方，那是一棵高大、挺直、枝繁叶茂的银杏树。它要回去给外婆和外婆家的人说，我们已平安到达原来青竹寺所在的地方，我们会在这里盖起一座新的寺院，是吗？”跋陀说：“是的，我们会建起一座美丽、幽静的寺院，小喜鹊的外婆也关心这件事吗？”鸚鵡说：“当然，我的表兄弟姊妹们都去参加了磨盘山的却也被跋陀帝家灭九族了呀！”跋陀见跋陀张口结舌，便模仿他刚才的样子，倒背双手，潇洒踱步，说道：“当今皇上圣明，儒与佛并行其道，愿能相辅相成，不可再蹈光武之灾了。博士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跋陀说：“慧光，不可！你猴性胡闹！”并恭敬地向跋陀玉送还头巾。书童气不过，要上前理论，却见猴性跳出来，龇牙咧嘴地向他拉脸，他大惊失色，拉着跋陀的衣角就跑，惹得猴子们“吱吱”耻笑。跋陀弟子与猴子继续搭盖草亭，却又有瘟道人与寇子虚气势汹汹地走过来。瘟道人上下打量着跋陀，“哦，原来是个胡僧！”又躬身请寇子虚走上前来，对跋陀说，“你好好看看，是谁找你理论来了？”跋陀把寇子虚上下下审视了一遍，摇头说：“老僧不认识此公！”“我倒认得你！”寇子虚说，“你不是那个与家父争夺地盘的大头陀吗？”跋陀小心翼翼地问：“请问公尊是何人？”瘟道人抢话说：“我们观主的先父就是先皇帝请到京都主持天师道场的寇谦之天师，这天师之位还是太上老君亲自给的哩！”“哦，有所耳闻。”跋陀莫名其妙地望着寇子虚。“不过，令尊大人在平城作法时，贫僧曾在天竺，见他与争不上地盘。可我怎么称呼您呢？”瘟道人说：“你也太孤陋寡闻了，他是嵩山太乙观观主！”“老僧与观主素无恩怨哪！”寇子虚开口说：“你抢占了太乙观的炼丹宝地，还装什么糊涂！”“我不是装糊涂，用洛阳话说，我是‘真真格格’地犯了糊涂。”跋陀说，“老僧曾熟读你们太上老君的《道德经》，字字珠玑，受益匪浅！可老僧没有从他的经书中看到要炼什么丹，可问观主炼的是什么丹？”“长生不老丹！”



大家小品

戏说欲望

周国平

是，我发现，这五位角色其实都是一位真正的主角的面具，是这位真正的主角在借壳表演，它的名字就叫——“欲望”。什么是爱情？爱情就是欲望罩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。什么是婚姻？婚姻就是欲望戴上了一副名叫忠诚的镣铐，立起了一座名叫贞洁的牌坊。什么是幸福？幸福是欲望在变魔术，给你变出海市蜃楼，让你无比向往，走到跟前一看，什么也没有。所谓浪漫，不过是欲望在玩情调罢了。玩情调玩腻了，欲望说：让我们好好过日子吧。这就叫“生活”。欲望在人生起这么重大的作用，它是好还是坏呢？许多哲学家认为欲望是一个坏东西，理由有二。一是说它虚幻。比如，叔本华说：欲望不满足就痛苦，满足就无聊，人生

索菲娅看得有些发傻，两眼瞪得直直的。川岛唱完后，就向大家宣布了他退学回国的决定。并说，他要学习这位将军，去从军人伍，他要立功。这样说的时侯，他用眼角斜了程少仲一下，好像程少仲就是他上战场杀敌的目标。但他没有正视一眼索菲娅，似乎这个女人根本就不在他的视野里，他们之间根本没发生过任何“故事”。这使索菲娅很恼火，她上前一把抓住川岛的肩，摇着说：“川岛！你做出这种决定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们？”“对不起。”川岛虽然嘴里这样说，眼睛却依然不看索菲娅，“我是情场上的失败者，不敢再奢望友谊。我想，我既然已经是多余的存在，就应尽早离开！你难道不正是这样希望的吗？”“川岛，你不是真正的男人！”索菲娅这样说完，转身就往外走，到了门口，又停下来，大声嚷道：“你滚吧！上帝会惩罚你的！”嚷完，叭地摔门而去。



程少仲想劝说索菲娅不要这么冲动，便拔腿往外走，想把索菲娅拉回来。“请等等。”川岛迎面拦住了程少仲。他向唐人招手，请他做翻译，然后对程少仲说：“程少仲君，作为情敌，今天我败在你的手下，我很沮丧，也很无奈，但我是作为男人，我对你是不会认输的，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你会败在我的手下。”唐人杰如实翻译了川岛的话，然后，他期待看程少仲的回答。“川岛君。”程少仲平静地微笑说，“如果我的到来给你的爱情生活带来了烦恼，那不是我有意的。但把你把我看成情敌，并自认败在我的手下，那是你单方面不战自败，我要为此沮丧，我也很无奈。”说到这里他停下来，示意唐人杰可以翻译了。唐人杰如实翻译了程少仲的话。程少仲接着对川岛说：“至于作为男人，你说我有一天会败在你的手下，这也许可能，但我告诉你，程少仲是懦弱不倔强的人，如果我真有一天败在你手下，那天的第二天，就一定不是你再败给我的日子！”再见面时，便大踏步走出房门，上了索菲娅早已发动好的车，疾驰而去。继承发扬祖上基业程老御医匆匆而去之后，压力最大的是程少伯。老御医决定让程少伯出国留学，曾和程少伯有一次语重心长的

连载

承天意，除佛定儒。敢有事神胡，诛。佛图形象、胡经尽皆击毁焚烧，沙门悉坑之。……”“据老僧所知，这《灭佛诏》是五十年前崔浩可能为太武帝所写，对么？”“正是。”“可怜这必欲灭佛的一代名儒，却被太武帝家灭九族了呀！”跋陀见跋陀张口结舌，便模仿他刚才的样子，倒背双手，潇洒踱步，说道：“当今皇上圣明，儒与佛并行其道，愿能相辅相成，不可再蹈光武之灾了。博士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”跋陀说：“慧光，不可！你猴性胡闹！”并恭敬地向跋陀玉送还头巾。书童气不过，要上前理论，却见猴性跳出来，龇牙咧嘴地向他拉脸，他大惊失色，拉着跋陀的衣角就跑，惹得猴子们“吱吱”耻笑。跋陀弟子与猴子继续搭盖草亭，却又有瘟道人与寇子虚气势汹汹地走过来。瘟道人上下打量着跋陀，“哦，原来是个胡僧！”又躬身请寇子虚走上前来，对跋陀说，“你好好看看，是谁找你理论来了？”跋陀把寇子虚上下下审视了一遍，摇头说：“老僧不认识此公！”“我倒认得你！”寇子虚说，“你不是那个与家父争夺地盘的大头陀吗？”跋陀小心翼翼地问：“请问公尊是何人？”瘟道人抢话说：“我们观主的先父就是先皇帝请到京都主持天师道场的寇谦之天师，这天师之位还是太上老君亲自给的哩！”“哦，有所耳闻。”跋陀莫名其妙地望着寇子虚。“不过，令尊大人在平城作法时，贫僧曾在天竺，见他与争不上地盘。可我怎么称呼您呢？”瘟道人说：“你也太孤陋寡闻了，他是嵩山太乙观观主！”“老僧与观主素无恩怨哪！”寇子虚开口说：“你抢占了太乙观的炼丹宝地，还装什么糊涂！”“我不是装糊涂，用洛阳话说，我是‘真真格格’地犯了糊涂。”跋陀说，“老僧曾熟读你们太上老君的《道德经》，字字珠玑，受益匪浅！可老僧没有从他的经书中看到要炼什么丹，可问观主炼的是什么丹？”“长生不老丹！”